

文学与蒙山

吕翼 著

别惊飞了鸟

吕翼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吕翼，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洒渔河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昭通市昭阳区文联主席。在《中国作家》《大家》《民族文学》《青年文学》《青年作家》等发表作品多篇，入选《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出版有《灵魂游荡村庄》、《割不断的苦藤》、《雨滴乌蒙》等。获过《边疆文学》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云南日报文学奖、云南省优秀文学期刊编辑奖。中国作协重点题材作品签约作家，云南省新农村建设文学创作签约作家，《中国作家·纪实》签约作家。一直认为文学是治教苦痛的良方，是另一种生命的再生。

别惊飞了鸟

吕翼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W E N X U E W U M E N G S H A N 文学乌蒙山 吕翼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惊飞了鸟 / 吕翼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文学乌蒙山 / 吕翼主编)

ISBN 978-7-222-05749-4

I. 别… II. 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12699号

《文学乌蒙山》吕 翼 主编

责任编辑: 韩 旭 闵艳平

封面设计: 马 滨

版式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别惊飞了鸟

作 者 吕 翼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x1194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溢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749-4

定 价 220.00元 (全十册)

高举理想火炬 繁荣文艺创作

马吉林

乌蒙山峰高路远，金沙江源远流长。在这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丰富的土地上，文学艺术像是一片烂漫的山花，像是一林参天的白杨，在雨露的滋润下，在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并开得万紫千红，春色无限。

为深入开掘这块热土上的文化内涵，反映各个时期以来特别是新的历史时期乌蒙大山深处人民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示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昭阳区文学创作上的丰硕成果，《文学乌蒙山》这套丛书在昭阳区文联和作家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编辑出版并和读者见面。十册书近两百万字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令人欣慰，叫人振奋。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昭阳区文学艺术界的一件大事，更是昭阳区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以优秀的文学作品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一次集团阵容的检阅，为昭通文学注入了鲜活的血液。这套书有小说、有散文、有诗歌，这些作品均是从近年来有影响的作家作者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有的立足乡村，写出乡下人的苦难历程和不屈的抗争；有的倾向于城市题材，描写人类美好心灵和丰富多变的情感；有的穿透历史，以一双慧眼来观看昭阳大地上的沧桑与变迁；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作者宽阔的胸襟、不懈的追求和崇高的向往……这些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时代感强，艺术形象鲜活而生动，同时还有着独特的地域特色，写问题入木三分，写生活火热蓬勃。

文学是火炬，是照亮人类心灵、引领人类精神走向的火光；文学是试金石，是检验一个人品质的最好良方；文学是窗口，通过这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尽收眼底；文学是阳光，可以温暖心灵，照亮前途……只要有人存在，只要理想不灭，文学就会永远存在。文学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不断繁荣，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是这个地方文化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有没有健康、高尚、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熏陶，其精神世界是大不一样的。一个热爱文学的民族，必定是有理想、有爱心、有品位、有素质、有前途的民族，而且这个民族一定会是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民族。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面对革新与守旧、开放与封闭、文明与愚昧、新生与毁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希望大家持之以恒，不骄不躁，默默耕耘，以平和、良好、健康的心态对待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正确把握写作与生活

的关系，正确看待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局部的阴暗和不足，以饱满的热情向更高的文学峰巅靠近。作家作者们只有与时俱进，开拓视野，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贴近时代，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准确洞悉我们脚下的长山大水，胸襟坦白，不私不利，加强学习，努力借鉴国内外优秀作家的写作技巧，思想的光芒才会点燃生活，才能立足于现实，反映时代，讴歌人民，才能创作出有震撼力、有影响力、有感染力，无愧于这块热土的文学精品。

工作之余，我曾认真读过昭阳区作家作者的很多作品，深为他们的持之以恒、不辍劳作而感动，深为他们积极上进、知难更进而欣慰，深为他们身居山野、宠辱不惊而感佩。在此，也祝昭阳区文学艺术更繁荣、更发展，祝昭阳区作家作者的作品更优秀、影响力更大。

（作者系中共昭通市委常委、昭阳区委书记）

再创昭阳文学新辉煌

曹阜忠

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昭阳区文联采用集体出书的方式，出版了这样一套文学系列丛书（共10本），这些作品集中展示了我区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成就，为丰富我区乃至昭通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昭阳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云南三大文化发祥地之一。数万年前，早期智人“昭通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孕育了神秘悠远的朱提文化。自秦凿“五尺道”、汉开“南夷道”以来，这里就是云南与中原互相沟通的重要门户，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和“搬不完的昭通”之

说。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特异的社会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昭阳文学创作得天独厚的资源。昭阳历来文风昌盛，曾产生过无数文豪大家。但在时代的变迁中，昭阳一度陷入了偏远闭塞的禁锢之中，经济上极度贫穷，发展严重滞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内昆铁路、昆水高等级公路的开通，以及民航的运营，昭阳区的区位优势日益凸现，各项事业开始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轨道。在上世纪80年代，昭阳区的文学创作开始复苏，老一辈的文学工作者们执著而坚守，创作出了大量的文学精品，为后来者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背景基础，营造了良好的创作氛围。90年代后期，随着昭通文学现象的出现和昭通作家群的崛起，昭阳区的文学工作者们扎根生活，默默耕耘，开始涌现出一批青年文学人，产生了一批较有分量的新作。

特别是近年来，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扶持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以及创作上给予广大作者关心和支持，为昭阳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尤其是昭阳区文联成立以来，乘势而上，狠抓创作，培养新锐，文学创作工作逐步从无序的自觉走向了有序的整体联动。各种文学活动的开展，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对外交流，拓宽了作者的视野，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整个文学艺术事业走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新人不断涌现，精品力作不断推出，每年在国内、省内报刊发表的作品不断增多，获奖面不断扩大，文学形式逐步趋向多样化，成为了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其中突显出来的一大批青年作者更是呈现出了异常活跃的态势，不断有文学作品在《中国作家》、《民族文

学》、《人民文学》、《大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青年作家》、《诗刊》、《诗选刊》、《散文》、《山花》、《边疆文学》、《滇池》和《文艺报》、《文学报》等重点专业报刊，以及《中国国家地理》、《森林与人类》、《时代风采》等行业刊物发表，多人多篇作品还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多种刊物选载，不少作者结集出版了自己的专著，部分作者还出版了多个集子，并逐步探索着走出了文学与影视接轨、与市场接轨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子。

这套系列文学丛书，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很有特点。一是立足滋养自我的这片热土，贴近生活，关注现实，在不断体现文体新意的同时不乏作品的深刻内涵；二是创作手法多样化，在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同时，博采众长，兼收多种创作手法，部分作品还十分注重吸收各种有益的哲学思想，大量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三是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在表现主题、题材选择、立意构思、表现形式、语言风格、作品构架和创作理念上都有了较大突破。10本书的整体推出，必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对昭阳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希望广大作家作者坚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始终站在改革发展的潮头浪尖，抓住蓬勃发展的大好机遇，不断更新理念，大胆探索，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为建设文化昭阳、和谐昭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昭阳区委副书记、昭阳区人民政府区长）

别伤害了创造/1
别惊飞了鸟/17
你的爹，我的儿/32
树叶风尘/60
混沌的纯白/77
孝 子/89
行走的秩序/103
房顶上的鸟/125
风扫地/135
果 农/145
矿 洞/171
谁能告诉我/192

别伤害了创造

嫂嫂来了电话，要我迅速回家一趟。本来，我要到北京参加一个高级数学研讨会，这下就只好不去了。时下，很多新东西真叫人难以琢磨，研究不透。最近，中国日报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叫詹姆斯·莫里的数学家，采用多个参数，按照代数学的方法，研究出了一个什么“道琼斯工业指数”，推算出了离婚公式。有了这个公式，就可以预测某对夫妇在若干年之后是否还会相生相依。

接着，斯德哥尔摩大学22岁的女学生奥克森耶尔姆居然宣称破解了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于1900年提出的23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这可是一道百年未解的数学题呀！数学界权威刊物《非线性分析》也将发表她的论文。这让很多人对数学感到恐惧，感到迷惑。我这个在数学领域里赶鸭子的工作者更是茫然而失措。本来，在这个会上我将要交流一篇论文，这是我多年来研究工作的一点点微暗的曙光。因此，我做了很多准备，稿子和资料都准备得差不多，机票也已经预订好，就连在会上交流时所穿的西服和面部表情，都做了精心准备，这下就只好不去了。在我的生活中，嫂嫂好像从未对我提过任何要求，从未要我办什么事，就是当年哥哥向她提出离婚，她也没有和我说过半句，只是在手续办完之后，才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觉得嫂嫂是个十分坚强的女人，特别是在情感上，那种刚毅和冷静让我感动。当然，嫂嫂在电话里，并没有和我说是什么事。当时我简单地问了一句，有事吗？说完我便有些后悔。嫂嫂在那头犹豫了一下，说，有事吗？我说，一个研讨会。嫂嫂说，那，你还是来一下。我说。哥呢，哥现在情况怎么样？嫂嫂半天没有作声。我感到了嫂嫂手紧紧捂住话筒的摩擦声，接着就是电话挂断的忙音。这样，我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在等着我，这种大事，一定是和哥哥有关，肯定比我要参加的数学研讨会还重要得多。

我在第三天凌晨一点过五分下了离家不远的火车。这是一个小站，在这里上车的人不超过五个，而下车的人，在我的后面，好像还有两个人。从他们动作的敏捷和脚步的力度来看，应该是男的。车站上冷冷清清，风一吹，就有些破塑料袋、烂纸和灰尘在空中飞舞。顶上的两三盏灯，从站顶高高地伸出，像几只烟头一样晃晃来晃去，有

些居高临下。夜就显得更深。科学的说法是，这个夜并不大，很有限，但目前居然让我这个非常理性的人感到了它的鬼魅，难于触及它具备任何性质的边界。我想，如果世间真的有鬼的话，这时的车站一定是鬼神活动最为频繁的时候。尽管我是个无神论者，是个数学研究工作者，但我的背还是有些发凉，脸皮紧缩，毫毛一根根直立，鸡皮疙瘩一片一片地在瞬间突出。

站台四处弥漫着一种死鱼的气息，还有些新油漆的味，这种味在暗夜里总让人感到一种不祥。那两个男人在站台上将一只只令人恶心的口袋往三轮车上搬。我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就像面对这个漆黑的夜空。他们见了我，笑了一下，说，要不要帮忙？我说，不要。我知道他们帮忙之后，是少不了要钱的。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这样的一点小钱，我能开支。但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值得用钱的事可做，我手里除了一个小小提箱外，便什么也没有了。更何况，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走私的，贩毒的，还是杀人越货的？我说，我只是想借你们的火，抽一支烟。其中一个将污脏的手在一只干燥的口袋上正反地擦了两下，从包里掏出了火机。

我给他们两人分别点了烟。我有些笨拙。一是因为我并不是个习惯抽烟的人，对递烟和点火等很陌生。二是天气太冷，刚从兜里伸出的手便僵硬如木。春天虽然已经来临，但寒意并未消退，这手只要伸出一分钟，感觉就不是自己的了。借着火光，我仔细看了他们两人。其中一人脸上有块疤，鼻子却大得出奇。而给我打火机的那人，却是出奇的英俊，眉目里有股文气。我在还他打火机的时候，他说，是去杨树村的吗？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那人笑了下，说，你可以和我们同路，回去早点，好办办事。我说，我没有事，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人再次笑了一

下，说，还是不告诉你为好，说出来怕吓了你。他吸了一口烟，说，你这个人很简捷，你一定有事，而且我可以帮你。我不置可否，向他问到了杨树村车的班次，便赶回候车室，找了一把两面靠墙的椅子，坐下来。那两个人将东西搬上一辆面包车。车子启动，红红的尾灯在广场上消失了。我这才将眼睛闭上，耐心地等待天亮。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回家，听说，从这里到家的路，夜里很不安全，闹鬼的事沸沸扬扬，抢劫是常有的事，半年前还死了人。嫂嫂在电话里就特意交代过，要我天亮才往回赶。

候车室里的人并不多。有四五个靠着行李卷睡在大厅的中央，估计是外出打工的。另有一个女人，很老的，五十多岁吧，就在我的旁边不远处的椅子上，紧紧地捂着一只盖有花头巾的竹篮，像是一只母鸡，垂着头静止不到两分钟，又突然地把头努力地向前伸一下，然后警觉地看看四周。当然也看我。然后再垂下头睡，如此反复。

坐了三天的火车，我很累。迷迷糊糊中我睡了一觉。

不久前，我曾经和哥哥通过一个电话。当时哥哥正在弄他的汽车改进，而且据他说已经接近尾声，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开着他的那辆具有创造性的车，引领车族新潮流。哥哥的思想，多年来从没有停止过。他的那些怪异的思想，不只一次地让世人刮目相看，不止一次地让我头疼。年轻时，曾给本地的一家烟厂设计过什么水果型香烟、文化型香烟、无烟型香烟。后来搞过什么永久型发动机，还向有关部门申请过专利，申请进入吉尼斯世界大全。哥哥说，只要给我一定的水，我就可以让发动机永远转动，让能量永远守恒。哥哥用完家里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当然，哥哥的创造，一件也没有成

功。大家都把他看成是疯子中的正常人。为此，嫂嫂整天和他过不去，整天在他面前喋喋不休。后来，他们离了婚。儿子在外地工作后就不再理他，连结婚也没有给他告知一声。我也几次和他倾心长谈，要他别再弄他的那些什么创造性的玩意儿，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的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不是他的那种方法，也不是那种思维。那些用不了的时间，找嫂嫂认真谈谈，消除误会，破镜重圆，毕竟嫂嫂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然后再养养花、钓钓鱼也不是不可以的，学些养身之道，活到八九十，当个寿星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那次的通话并不愉快，虽然我们并没有像年轻时喝一点酒就掰手腕、摔酒瓶，但相互的冷心比一切都更有阻隔力。我那比数学算式还简捷的语言还没有说完，话筒里已经传来了嘟嘟的忙音。

哥比我年长，但心理却比我年轻。哥在我们故乡的那个城市里，做过很多年的交通秩序管理员。这样一个岗位上的工作很具体，也很麻烦。那种具体和麻烦就像你要将一堆乱麻一根一根理出来，就像你要从杂乱无章的数据库里整理出一条人人都可遵守的定律。但哥很乐意，并且在那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多年。单位几次都差点给哥重新安排工作了，但他每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倾其所有的关系，来竭力摆平这件事。有一次，还千里迢迢，把电话打到了我们研究所，要我通过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师专的校长，再给公安户籍科出具证明，将他的年龄改小。因为年龄大而退居二线，对他来说，无异于宣布他的生命的即将终结。

白了的头发可以染黑，背开始佝偻也可以咬咬牙挺一下。但年龄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写在纸档案上，存在电脑里的可以更改，但实际地过去了的那一些日子，却是死鱼的眼，定相了。就像是生命

属于别人而不属于自己一样，就像我们所研究的数学领域里的集合，相互不属于，你要拿过来，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可以的。最后一次，是哥哥他们单位实施了人事改革，像哥那样的水平不是太高、仅凭经验工作的同志，基本上都撤离了一线。通过若干次的较量，若干次的努力，哥哥终究还是服了输。哥哥从岗亭里回到单位办公室后，沉默寡言地呆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他就在办公室里帮着内勤搞一些文件的整理和材料的发放，再就是在大街上打两条遵守交通秩序保障行人安全之类的布标。单位上年轻人外出办案，领导就安排他守电话，单位上在周末举行舞会，他也只会一个人守在歌厅的一隅喝茶。人们称他，都由原来的你到后来的您。哥哥在违章人面前，是规矩，是法律，也是一种荣耀。但回到同事面前，他是矮子，有了些悲哀。他心里闷，闷到找不到人说，闷到一天里难得有他的一句话。其实我知道即使有人和他谈心，他的那种苦楚是属于自己的，他内心的苦楚可能也是说不出的，即使说出来了，别人也并没有当成一回事的，别人也怕不见得就理解。

两个月后，哥哥内退了。所谓内退，就是和单位领导说说，工资照发，却不去上班的那种。在哥哥的那个单位，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其实也无大碍，他走了也就走了，谁也不会在意。哥哥就在他内退的一周内，一步也不出家门地等着单位上会有做不了的事，让他火速赶回，等待着扶手边的电话发出令人猝不及防、令人心跳的尖叫。但是没有，除了阳台上挂着的那只叫做画眉的鸟，时时饿得朝他发出抗议的啼叫，别的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传讯。

我说过了，哥哥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内退的第二月，他就下了杨

树村。在那个久无人迹的老家，哥哥花了一个星期来打扫尘埃，栽花种树。余下的时间，他就开始捣弄那些自认为有创造性的东西。

哥哥说，创造是我的世界，也是我的生命。哥哥的这话有些直截和高尚。

哥哥在屋里的墙上，画了些密密麻麻的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图形。不知从什么地方搬来了些奇形怪状的铁巴。那些铁巴的形状让人想起了瓦特蒸汽机的雏形和春秋战国时的牛车。阳光从初春的白杨树间落下来，在哥哥汗流浹背的身体上烙来烙去。这样，哥哥就有了变幻莫测、深邃迷离和创造的不朽及伟大。他的这些表现，让村子里的人迷惑不解。本来，人们以为哥哥来到杨树村，一定会像其他那些退休的老头一样，早早地到小溪边打打太极拳，在阳光照耀、水汽氤氲的池塘边钓钓鱼，在树林里拾拾野菌，沉醉于年轻时不曾留心的大自然，以保命的形式，每月领取单位按时在工资卡上打进的为数不菲的工资。嫂嫂也认为，哥哥有了更为充足的时间，一定会呆在那个叫做一楼春的茶室里，让那个叫做雅丽的小女人挤干他的钱包，吸干他的精液，直到有一天有人来叫收尸。

哥哥在那个春夏之交一直忙得不亦乐乎。清明节的时候，我回过老家一次。那次我刚被家乡师专聘为客座教授，任务是每学年给学校讲一至两个专题。本来，我对这样的事是心不在焉的，数学就是数学，只有你在那样一个平静得没有空间的领域里，找到一星半点可以写上一两篇论文的点时，给学生上上课才有意思。但因为哥哥的事，我曾经找过这个师专的校长，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我就不好再有推辞。给学生讲过课的那天，嫂嫂打来电话。我就和嫂嫂见上了一次面。也就因为和嫂嫂几近于两个钟头的谈话，我才有了那次回家的念头。嫂